

致堂讀史管見

二十八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八

莊宗

後唐紀

晉王即帝位國號大唐以豆盧革盧程為相二人無它能特以霸府元僚故用之

建王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未濟也以為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固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焉豈氣方紛亂天不生賢耶將人主無知人之鑒而不能致之耶何數十年間棟橈鼎覆之相接也或曰天運無息地化無方日月之行寒暑之變萬物生出成實無歲不然何獨於人之賢才則如是之難得也曰小德小能皆可致也真才實賢所謂名世者非人

卷第二十八

一

三

主真有平治天下之意則山林而已矣其肯揮汗於甲騎之塵而褰裳於流血之波哉是故唐梁晉漢無良輔則以其君皆常人也

帝克鄆州梁主懼敬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帝令朱守殷守德勝戒之謹備守殷帝幼時所役蒼頭也梁主問彥章以破敵之期對曰二日左右皆笑彥章兩日馳至滑州置酒高會未散陽起更衣引兵直趨德勝遂破之時受命適三日矣

敬翔佐朱溫無能改於其德及輔嗣世又不能扶持其亡直斷喪唐室為有功耳真盜賊之指迷與梁之所以亡以理言之朱氏無長久之道以事言之友貞踈遠動舊信任姻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

古頗聞倚一猛將能救危而扶顛者耶而六一居士作彥章傳稱德勝之捷由彥章出奇盛誇大之以爲非天下偉男子不能也夫彥章固善鬪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守殷蓋晉王幼時蒼頭是奴僕而寵將夫人能破之矣及存勗命李周固守楊劉則彥章以十萬衆百道並進而不能克周非晉名將也尚足以禦彥章則彥章之才亦可見矣其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故嘗論之兵有二道曰正曰奇王者之迹息正兵不復見矣後世惟諸葛武侯得其遺意不行危不僥幸不急近功不爭小利自餘如漢高帝唐太宗曹孟德最善用兵者然皆以奇勝者也其事有近正者亦仗正爲名耳其本根血脉非出於惛怛之愛忠順之教節制之法無敵於天下之實也惟其用奇而人不知其爲奇惑於奇正之形貿亂以取敗此其所以爲奇者信曰奇矣區區彥章何足道哉

五十一

卷三十一

二

新

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日少倉廩不支半歲澤潞未下契丹欲入寇梁人謀大舉帝深以爲憂

芻糧數百萬非累年不能積倉廩不支半歲垂亡之勢也然則朱守殷之罪安可不誅莊宗以官者之譖罷李建及軍職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刺衛州而失河北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守德勝而陷南城喪芻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蹙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克梁者非晉必當克也蓋梁祚告終之期促耳

召諸將會議皆請與梁約和以可 境休兵息民更圖後舉

帝不悅獨問郭崇韜對曰梁以精兵授段凝凝非將才無足畏者若長驅入汴必望風自潰不然今軍糧將盡若非決志功何由成帝曰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遂濟河遣魏國夫人及皇子歸與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而焚之

經營大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西漢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懷衛曹操之於兗州之類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今晉雖以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強然晉王不擇牧民御衆兼資之才但以兵力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政暴賦趣辦目前自無一年之蓄而梁亦無金穀可因莊宗崇韜決策擣汴則可矣曾未及善後之計也而帝所謂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者一何矣歟漢唐之初其君臣

皆英才蓋世非僥倖而偶成固無爲虜之道雖曹操劉備亦皆有以自全必不至爲人所虜若夫事敗成禽者其人可知矣又安得爲丈夫莊宗此言蓋不敢決於克梁故與妻子訣別而去嗚呼捐身與家以爭天下意誠何爲將以濟民乎抑亦濟欲乎此特劉毅呼盧一擲百萬之比非真豪傑之所爲不足道也或曰武王伐紂猶慮克與不克何況於莊宗曰以壯士輕軼嘗試之舉而方聖人儆戒不忽之慮則過矣

梁主謂皇甫麟曰季氏世讎理難降首吾不能自我卿可斷吾首遂弑之

朱友貞之死善矣然禮國君死社稷友貞宜即太廟告亡而自殺然後合禮授刃臣下處人以所不當爲豈不君臣

交失乎

帝欲發朱全忠墓斲棺焚尸張全義言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戮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

迹朱全忠暴蔑唐室陵逼昭宗併弑二主殺一后及諸王毀唐室三百年宗社自古亂賊之凶悖殘暴無與爲比莊宗雖非隴西狄道苗裔旣賜姓通屬籍矣則入汴滅梁非特爲先王之仇正欲與唐室摠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耻也列數其罪誣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尸而颺之汙瀦其宮居夷棘其廟宇然後快於人心合於天意雖古未有此舉良不爲過庶足以垂後來亂賊之監非小補也張全義懷全忠私遇甘於賤辱夫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似是之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

中九二

晉書卷二十八

四

七

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徧何得復居方鎮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

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守赦令則發陵之賊蒙寬宥非所以正刑誅罪人則惟新之需有變渝非所以示信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然莊宗所見又異乎此使溫韜不賂伶官宦官必不以旣赦爲言也

高季興入朝還謂其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何能長久吾無憂矣列聖皆人極也而舜禹獨以大稱者舜以取諸人爲善禹

以不矜伐蒲假故歟漢高天度自三代而下莫與敵矣由
亭長爲天子見監門戍卒如平日然猶曰今臣所就孰與
中多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齊桓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
服楚還轅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
怒猶未怠也雖人之度量相越有遠近然事在勉强而已
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爲斯善矣
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爲之斯
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而入於不善如
丸之下阪水之赴壑孰能禦之莊宗之徒是已夫九五尊
位非覬望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爲喜而以處之爲懼是以
能濟若其道心又何芥蕪之有故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

下而不與焉不與云者言若無物也此孟子所以有敵愾
之喻也莊宗十年戰爭屢瀕危殆僅乃克梁四方之未服
者方且圍視而內向乃行百里半九十之時其初入汴也
以頭觸李嗣源而喜今又對功臣舉手去吾於十指上得
天下志驕氣溢爲藩鎮所窺故高季興輕之於前何詞誚
之於後嚴可求梁震知之於數千里之外丸所料度其應
如響矜伐之爲害乃爾是故尚志之士有自此用功而居
仁者曰深省於身凡過皆自矜而得之今華衣美食則對
客裕然服弊襤菲則不以出諸房闔何爲而爾也求其所
以爾者治而絕之則不矜不伐不滿假之德可成寧食瓢
飲與列鼎萬鍾於我無加損焉此學舜禹之事也

郭崇韜頗受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此但以

梁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多梁臣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為內外府州縣上供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虛竭內府山積軍士始有離心

崇韜欲服故梁藩鎮之心惟反其舊俗臨以清正彼方祇命之不暇復何為而生懼心獨不聞楊綰之化與陸贄之言乎身兼將相不以廉節表率中外而交通藩鎮顯受賂遺何以禁人主之求私財及內宮伶官之貪欲無厭耶雖他日出助郊費終非宰相之體經國之方而致莊宗禍敗則此舉為多矣夫貢賦所入皆天子所有以供邦用安有內府外府之別其名見於周官雖王氏亦不能巧為詞說

五三

宋史見卷二十八

六

一三

德宗瓊林大盈乃其著者與鹿臺西園何異莊宗之宦官非為姦計特舉所見而言之流弊之久習以為常此固明君賢相所當革也

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嬖倖僥求多所摧抑甄別流品引拔浮華由是宦官謗之不已崇韜欲赴鎮以避之所親曰蛟龍失水制於螻蟻上欲立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且太后惡劉夫人是以未果公若請立之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

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君有違道則當諫而止之諫而不從則當辭而去之非悻悻求勝取必於君義當然也視君有過而不能諫又不能去乃多為容身之行陷君於不義是一意而多罪未有能免於戮辱者也崇韜希莊宗邪心請

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曾未幾時反以自族向也力求赴
鎮而出其禍必輕矣嗚呼豈不足為持祿迷邦之戒哉
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入汴匝謁見帝甚喜匝曰
臣所以生全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
願就陛下乞二州報之帝許之郭崇韜曰今大功始就先以
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之心踰年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
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為我屈意行之

昔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而不能
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莊宗其是類乎知溫韜為發陵賊而
竟赦之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己之
道也克者勝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
克之久則公心大莫之克則私意專自身及家由國之天

王十四

飛見卷十八

七

老

下治與亂之原本也百萬之衆兵利甲堅勇將將之湯池
可陷鐵障可摧強國可平元帥可奪方寸之地無山谿之
險封疆之界聽其恣肆起復惟欲所鄉而無如之何故曰
是歲武者困於酒色之娛火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
履夫勇將之勇敢之以氣是可能也克己復禮以理自勝
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為人君者當以君子之大壯自
勉則無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之失矣

蜀主以張格為相初格得罪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及再
相杖殺之許寂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它人誰敢自
保取禍之道也

侵辱必報人之常情聖人為之處其當曰以直報怨以直
報怨為盡矣則犯而不校者無乃過乎曰犯有輕重怨有

大小莫大乎君父之怨。豈輕言色之犯為言色之犯而
較焉多矣。顏子則不較也。忘君父之怨而不報焉多矣。孔
子則必報也。此輕重之權大小之辨也。中書吏於故相有
伏事之禮。乃敢乘危而窘之。此不特言色之犯而已。張格
再相責以禮義。黜而遠之。可也。用意殺之過矣。泯然不報
則又幾於矯枉過直。設使魯柔罪足以死。避復怨之名。貸
而不治。祇所以為不直。惟不行心於義。無愧於心。可也。

四月癸亥朔日食

日食天變之大者。正陽之月。尤古人所畏。以當盛而微。為
一人君昏弱。蔽虧之徵也。日有食之。推步之家。或逆數而盡
合。或占求而必應。是則躔度之常。何預人事。然前古莫不
以為大變。在禮則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所致也。在傳則

曰國無政。不用善所感也。在春秋則不言其所以食。曰日
有食之而已。有者天人交共之辭也。終不歸之於常。庶蓋
以警乎人君。其意若曰。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輝光赫然而
乃晦暗。虧傷宇內。修晦以是。思懼懼可知矣。而自唐中葉
已後。人君鮮有敬天之渝者。至於五季。固已日數冥濛。衆
星爭曜。而莊宗方且荒于遊畋。耽于聲樂。惑于女色。冒于
貨寶。在朝無一君子。專與伶官為伍。天雖眷顧。示以可畏
莫覺。莫悟。俄頃而滅。不亦宜哉。

自春夏大旱。至六月甲午。雨九七十五日。乃霽。百川皆溢。

按四月癸亥朔。則六月無甲午。日資治通鑑之置局也。劉
恕通長曆。不應有差。蓋小誤也。何為小誤。司馬氏六任冗
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既久。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

小人欲中傷之而光一行義無可些者乃唱為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繒帛及御府果餌金錢之賜耳既而承文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此旨而未嘗請也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抵牾不敢自保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光以議論不合辭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為甘就冗散編集舊史盡願忠之志而儉險細夫顧謂眷戀匪效之入孟子曰如使予欲富何為辭十萬而受萬乎小人以己臆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欲人君學者便於觀覽其功亦不細矣以久之故尚有讒口又况矯世拂俗興復先王之治者哉嗚呼悲夫

秋七月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河南令羅貫性強直不避權豪伶官切齒共毀之帝含怒未發會帝往山陵道路泥濘橋多壞帝問主者官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殺之郭崇韜諫曰貫坐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安得無罪貫竟死遠近冤之

曾子執親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若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所難可不謂之賢君乎曰君子之行必類而稱為太后靈駕將發以道濘橋絕而殺賢縣令則與孝之事不稱矣夫以七十日之雨江河川澤皆溢則道濘橋絕有非人力所能及者且先以日食次以大旱繼以霖雨陰陽舛逆可

懼甚矣乃以人力所不能及者暴誅賢令其事雖曰橋道不修其實則緣伶官所惡曾子曰樹木以時代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况為伶官諸毀而殺賢縣令乎然則莊宗不食五日纔足為小節而殺賢縣令是乃大不孝此亦宋襄一會唐二國之君而以不重傷不禽二毛為仁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軍事皆決於郭崇韜從襲耻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從襲等益不平

伐國之義為其不道也故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古之貪土闢地者取其重器猶且不可况意在賄賂乎崇韜仗鉞專征為蜀除害苟能清身律物三軍自戢盜賊

四在七

受見卷三十一

十一

不作奏凱亟還諛問何自而入乃貪于貨寶悅于聲伎父子豐殖不虞元帥之疾己不顧偏裨之側目不防奄寺之讒口不監鄧艾之覆轍是直愚夫而已莊宗既貪崇韜無能改於其德又以是相之戕于身敗于家而凶于國何必曰利豈不信夫

崇韜素疾宦官嘗謂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宜盡去宦官宦官聞之切齒時成都雖下盜賊羣起崇韜以是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及見禮又倨延嗣奴從襲因譖崇韜欲為變且曰大王寄身於虎口延嗣歸告皇后后泣訴於帝帝疑之會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延嗣曰皆入於崇韜父子帝遂怒

崇韜所以疾宦官非為其讒媚貪黷以亂政乎忌李嗣源

勸帝除之則何異官官之害羅貫也請立劉夫人爲
則何異官官之增嬪御也廣受藩鎮魏賂則何異官官
求貨無厭也無瑕者可以戮人其身不正如正人何
以崇韜所爲雖盡誅官官何救於亂亡况繼岌雖爲帝
未正儲位乃遽以危日之事告之又昧不出戶庭之戒啓
耳屬于垣之禍爲己爲人兩俱失之張濬未能取揚復恭
已露作態之言王彥章方欲圖趙張先漏盡誅之語皆從
自及是誰之過歟

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帝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爲朕
誅之知祥曰不宜有此俟臣察其無它志則遣還帝許之
莊宗於崇韜非有大憾時以意在蜀貨信讒口耳知祥若
力爲辨解又盡誠以告崇韜使早班師自歸于帝庶使上

下之疑釋君臣之分全而皆不果爲則窺見間隙有乘亂
取蜀之志狡黠則長而忠實短矣

帝復遣馬彥珪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力請殺之帝不許
乃自爲教與繼岌令誅崇韜彥珪至繼岌不可從龔等巧陳
利害繼岌不得已召崇韜計事并其二子誅之

任圜以戶部尚書李惠以翰林學士並參繼岌軍機崇韜
之死所宜諫止而寂無傳焉音者崇韜權勢隆重不通衆
情故二人有疾之之心而幸其禍歟雖然此小忿也親王
勳師以皇后教而殺將相乃國家大事無寧忍抑小忿力
勸繼岌勿行危事不然以離間統副搖動士卒說崇韜斬
從龔下令班師則參軍機之職舉矣惜哉

李嗣源爲謠言所誣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公

勳業震主宜自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福禍之來無所可避委之於命耳

朱守殷自蒼頭奴至蕃漢馬步使有德勝敗弔之罪不治帝恩厚矣銜命出現乃輸款國嫌二心已著嗣源宜以其語奏之則忠誠上格姦人必伏交私之刑矣苟不如此是不智也知之而不告嗣源幽隱所存爲如何若曰心不負天地禍福委諸命此則明哲之事嗣源雖未必能然其言可取也

從馬直軍士王温等五人謀作亂禽斬之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有寵從謙以叔父事郭崇韜爲睦王存乂假子及二人得罪從謙數舉將士言其寃及王温作亂帝戲之曰汝旣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温反欲何爲也從謙懼退謂諸校

四下

受見卷三十一

十二

楊

曰主上以王温之故欲俟鄴都平盡坑若曹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季康子問如何而民敬孔子曰臨之以莊此非特季康子當然雖二帝三王亦莫不然故傳說戒高宗以啓寵納侮太保戒成王以狎侮小人凡伯刺厲王以無敢戲豫蓋旣與小人暱比無間遇有所不可將以正裁之則傷恩將睦而勿問則損威莊宗以謔浪中從謙要害亦出於不得已耳而不知小人難養之情不孫生怨勢所必至故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無疾惡之心則不召其怨待之以嚴正則不召其不孫莊宗少所便習貴而不革不敬厥德早墜厥命耽樂之從或四三年周公豈欺我哉以軍食不足救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是時水旱之後民力已自不支又借稅以苦之是促其離
叛也當其時爲其民身被借稅之虐後世讀史者其仁人
耶固惻怛而增戒其小人耶必唾手而取則明君宜思之
曰百姓供常賦於豐年猶有受病者况饑饉之後而可借
一年之稅乎借稅其與治同道與其與亂同事歟考其所
始則從違可否判矣

攻鄴未下從馬直軍士作亂劫大將李嗣源爲主車駕東征
前驅叛歸嗣源帝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入洛宰相奏
魏王軍將至車駕宜控汜水收散兵以俟之明日將發郭從
謙帥所部作亂帝中流矢鷹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少頃遂
殂左右皆散善友歛樂器覆尸焚之

莊宗初嗣父位決勝夾寨解潞州之圍歸而治國訓兵事

各有理使朱温未死固必爲所禽矣既違張承業忠謀亟
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稍形見逮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
稱與向者猶二人然是何也聞之先覺曰人才器有限職
任重大者負荷爲難烏獲而舉二百鈞亦必折脊絕膺而
弗勝矣人君者職任之極也平日才器雄天下及居尊位
若弗勝任者才器所局也若莊宗事聖哲之君止將相之
任豈不有餘裕乎其天稟既如此又不知力學以充擴之
而武皇平生不快末命所屬三怨爲重莊宗每克一怨即
復一矢于先王之廟既納三矢幹蠱咸畢以爲天下無他
事矣肆志逸樂而已豈非才器有限不監歌器滿則覆歟
雖然裂膚汗血沐雨櫛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田好女寵
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滅亡苟歸之於天則昔明而今暗

先戒而後肆豈亦天耶故莊宗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所自貽不可歸之天數也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諸將曰國家取大梁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戰功也郭公無罪族滅行及我矣遂反及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命誅之

李紹琛者康延孝也延孝事梁有罪逃歸于晉國盡輸大梁情實使莊宗談笑而取汴於梁固賊臣於晉則殊勳不在邳彤任光之下也然小人惟強弱是視見梁將亡晉必與遂決去就自以保身之計得矣而竟復反逆其言雖憤郭崇韜之冤其意則以反為常無往而不如志也古人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一人而三反何以自立是故本為保身適足自族曷若為朱氏戮力效死之為義乎

四九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八

十四

唐書

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鳳翔退至武功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乃至渭水西都留守張錢已斷浮梁循水浮渡腹心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流涕伏於床命僕夫縊殺之任圜代將其眾而東

繼岌為帝長子任都統之重而進退死生惟奄人所制無足責矣李從襲讒疾交間以誤魏王亦奄人常態不必言矣惟任圜參預軍機而主帥一旦至此是誰之過歟郭崇韜死圜即代總軍政繼岌死圜即將其眾而東其周身之智則賢於鍾會矣當變故時從容其間莫能救止而竊取其柄得為忠乎陰謀如此它日無故死於安重誨之手蓋天譴也李惠職事與圜同而寂無所施其罪亦不薄矣武

是或誅。病莊宗五子繼岌，繼餘不知所攷。營大業與朱溫不同，而享國乃反不及。禍則無以

也。德養人者也，力勝人智欺人者也。智力加人，

時而窮，則人亦得以加諸我矣。故用有不困者也。

我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矣。比未有不安

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代已下，皆矣。假德以

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則斷其所就之廣狹，觀其假德之

深淺，則決其所享之延邇。武皇燿土之忠，已有土宇之報

矣。莊宗繼志之業，已叨名位之極矣。考其德政，漫焉無紀

譬，如人役其心思，疲其筋骸，與人競爭，不遺餘力，偶幸一

勝，而又從事於酒色，晝夜斷喪，則元氣耗盡，何以久生？是

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上下千載，凡歷五姓七十餘主，未

有一言右智力而廢仁義者。其享國脩永，後世莫及。斯可

信。王道之足師，而霸術之不足願也。歐陽氏乃言繼岌至

興平京兆，留守張籤斷咸陽，以橋以拒之。繼岌遂自殺，向

使籤不斷橋，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

籤之拒之，其所繫豈小哉？愚以為不然。繼岌常才，爾制於

李從襲，莫能可也。若也使其有立，豈以皇后教殺郭崇韜

既聞絳霄大變，宜整比六師，道赴難。豈張籤斷橋所能

過乎？以彼之才，政使東行，夫豈不能源老於行陳之敵也？

以司馬氏考實，雖載張籤斷橋，又載繼岌軍循水浮渡，至

相南為李從龍所前卻而死，是可信矣。

明宗 嗣源 後唐紀

司議即位 備 李紹真以為唐運已盡，宜自 建國號吏部

司議即位 備 李紹真以為唐運已盡，宜自 建國號吏部

書李琪曰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吾曹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者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

明宗改國號則莊宗爲路人梓宮無所託吾曹不能自安李琪之言似也不改國號而葬莊宗使嗣源柩前即位前日諸臣遂可以此自安乎致身常伯位不早矣國亡君弒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尚有大於此者耶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賜死

張憲在莊宗朝不附伶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不預鄴都之亂及嗣源之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忠徇義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矣乃徇有司迎合之奏而殺之初政之美固多其累莫此爲大任是責者

非安重誨乎任圜望實未能及憲重誨已深忌之則憲之死無乃重誨所欲乎以忌疾殺無罪之賢士欲以自安天其許之哉

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非真不徇慾則不能減後宮非深見奄寺之害則不能損宦官非無音樂之好則不能裁優伶非懲田獵之爲民病則不能縱鷹犬非薄口體節奉養則不能省庖厨非知冗負有廢無益則不能罷有名無實之使非恤民力弊於轉輸則不能遣諸軍就食近畿非節公家之用廉取於民則不能除一稅省耗非戒橫斂斥私帑調度儉約則不能抑

守牧進奉此聖主常事也而英雄明達如漢武帝唐太宗猶有不能焉明宗夷狄之人從容行之豈不為賢哉且非矯勉於初政而怠忽於末路者其賢益可尚矣是故表而出之

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為之以備應對二人皆翰林學士也

天子宰相義理所極天下取正焉者也氣數消薄乃至目不識書者為之夫安能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也不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而能治天下者無有也然不勤徐溫使人讀書及訟牒而處其是非往往中理唐明宗所行政事有太宗所不能及者則其質之美也由是觀之

有其質不輔以學尚能為善使輔以學則為聖賢必矣記問該淹語論辯給而不肯為善書自書人自人則讀書為無益之事耳明宗未置端明學士時所行善政已多今又助以馮道趙鳳二人皆儒學遴選也繼今政事當加美於前乃二人講論之功苟為不然非特讀書無益儒亦腐矣勅朕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

二名不偏諱禮也孔子之母名徵在故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其為後世法明矣而諂者獻佞愚者違禮必以孔子為未忠未孝曰雖聖人云爾吾寧過於厚於是嫌名則諱詩書則諱臨文則諱二名則偏諱而不思其義有不可也馬援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言是則私諱可自禁之而不能禁諸人也夫忠孝有小大修

身養志孝之大者也盡道格君忠之大者也敗德違訓失子之道而區區焉以避諱為孝之切誤朝迷國失臣之義而惴惴焉以避諱為忠之至所謂不能三年而察功總養其一指而失有背是謂狼疾之人不知務之甚也明宗自不知書況古訓乎乃能詔一名不連稱皆無所避是暗與孔子合知經學古者多所不逮可不謂賢乎既不知書又無臣下啓告之者乃能如是其賢益可尚矣是以表而出之

葬閔孝帝廟號莊宗

廟號猶謚皆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莊宗是也名之曰昏荒戾悖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日與優伶戲頰受其批而不耻安得謂之莊使聲與實

四八三

卷二十八

十八

李

爽非當時儒學之臣之罪乎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朱膠綾軸錢貧者但受敕牒不取告身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詞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觀執政議以為朝廷命官何惜小費乃賜告身

有國家者受天下財賦使用之一二中理尚不當靳於告身之費何況匪放好賜橫被倡伶狗馬鷹鷂並食廩粟甚則糜捐帑藏視猶糞土而誥命之出所以進賢用才或推恩施漏及幽壤乃會計數天之綺不從官給先責其直是貿易之道也豈非國羞乎救斯失者劉岳啓其端執政盡其證明宗行而不疑可以為後法矣

吳馬軍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恃功不服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優詔不問固請奪一月俸由是

中外肅然

治化莫要乎躬率周公之能使人信王也以作乎先也其能使人敬王也以作恭先也若我而不先之徒以法令約之在位者於是乎外有事君之禮而內有替上之心矣徐知誥之爲類乎有聞者惜乎其能暫而不能久也鄧禹受任無功降爲右將軍孔明出師敗績自請貶二等郭子儀李光弼之徒咸率是道宜其功名之美也

出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後唐雖莊宗自亡之而士之者三屬劉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景進與郭從謙爲最用事而從謙又負叛弒之罪則無以加矣所宜聲言莊宗禍敗之由親勒六軍取從謙及其徒戮于兩觀乃不及時

〇〇七二

前見已三十八

十九

并

致討至于十月之久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所部之衆而不敢亟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弒之賊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怠而綱紐縱此撫事者所以貴於及時也

江陵高季興請附於吳徐溫曰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襲之甚易我汴流救之甚難臣人而不救不可也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附唐

徐溫辭高氏稱臣聽其附唐是也而受其貢物則非也貢者臣獻君之名辭其君臣之名直其篋包之實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能過也夫儀不及物謂之不享高氏輕具之心自此生矣

帝幸汴州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去諸侯朱守殷疑懼判官

孫晟勸之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四面進攻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命左右斬已乘城者開門降

朱守殷有罪三守德勝而陷沒一也郭從謙反按兵不救二也莊宗既弒即入宮取嬪御珍寶歸其家三也明宗入洛宜亟誅之不待移日乃遲之遲而又久何也明宗前已受其歸藩之款既又納其促入之使爲是故寵以平章事矣帝欲幸汴非有討伐之謀也乃守殷自疑惑於羣議倉卒治反以取敗亡耳非明宗能討罪人伸大義也五代之君舍周世宗次則唐明宗周太祖有善可紀不爲其美欲卒伍不足語也既當名號人固以禮義望之故有不合者必託其事以發議論垂勸戒焉

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八三五

卷之三十一

二十

明宗即位之後不事華侈無浮費故先除二稅省耗止絕刺史進奉今又蠲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以夷狄之人臨中土殘弊之後尚能如此何況聰明睿智高出羣倫昭儉德以表正萬邦其效宜如何夫豈有暴守虐令以逋負爲生財之源征而又征償而又償無有窮已者也

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歲餘帝謂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重誨對以無闕他日帝屢言重誨愠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

所仰乎君者以八柄由之也宰相佐王論其可否是非而已非使人君一不得施爲必出於宰相也華溫琪爲藩鎮

雖未有殊績亦不以罪惡聞入觀請留賢於專士者遠矣
明宗欲與重鎮良未爲過而安重誨力沮之豈爲溫琪無
所可用特以不出於己耳爲宰相必使事皆出已而不論
可否是非之所在小必喪身大必滅族然則李文饒所謂
政事皆出中書者非歟曰此言多門之害也若太子令秦
齊王教與詔旨並行若武后天下謂之二聖若楊氏五家
府縣承迎峻於制敕若大家但居深宮外事一聽老奴處
分若斜封墨制紛然並出若總權握兵者各以便宜從事
如此之類非定于一所謂私斜之門不可不闕者也至於
政事之廢興人才之進退固人主與宰相通知而審處求
歸于至當特尊卑有詳略之異豈曰君無所預惟相所爲
乎重誨不學固不足責可爲後人之龜鑑耳

吳攻楚爲楚所敗虜其二將吳求和而歸之使宰相許德勳
餞之德勳謂二將曰楚國雖小願吳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
卓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
云然

異哉德勳之爲人苟忠於楚則不當爲它人畫計苟不願
爲之臣則當去相位而不居既在輔佐之地又立扞寇之
功則吾君身後大憂盍以啓告使有所處俾不至於亂乎
今無忠規力諫而以禍亂之萌泄諸敵國則不知其心之
所止矣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帝促王晏球攻城晏球曰城高
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不若愛民養
兵以俟之晏球日以私財養士自始攻至克城不戮一卒

王晏球非知經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爲冠也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之討三監宜若振槁然二年始得其罪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則已矣後世爲一夫背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或連數十萬而坑之不仁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急近功不糜士卒力戰以絕契丹之援堅圍以蹙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舉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具徐知詢握兵據上流意輕知誥周廷望說知詢以寶貨結朝中勳舊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入朝留爲統軍知誥自是始專政知詢以廷望所言誥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五

受見卷之二十八

二十二

男

周廷望審爲徐知詢深計當弼其違咎而引以善道則中外歸心而齊王基業不爲養子所取矣乃勸使行賂又自反覆于其兄弟間意亦未知詢誥勝負而兩布腹心焉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欲人不聞莫若不言廷望亦豈知其反覆之敗人又自敗乎故廷望邪計行而詢誥之得失始決讒人爲惡可不畏哉

董璋反安重誨曰臣父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董璋反狀未彰安重誨割東川閬果爲一鎮又益兵于綿遂繼又遣將戍閬州璋懼遂反然則含容不討豈當時事宜也明宗先討朱守殷繼討王都非一切含容者重誨此言蓋爲符習王建立李從珂發其心所惡欲明宗殺之耳

然則豈東川事宜也明宗答之當矣雖然他日誅重誨非
重誨有反逆之負特恃恩舊專威福讒疾交至而臣主俱
傷當此時明宗欲討重誨之心既形諸言而重誨猶不悟
貪權怙勢日甚一日心安得仁乎卿大夫不仁其不能自
保必矣

安重誨以久專大權中外惡之懼表解機務願賜一鎮上不
許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范延光勸上留之
且曰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才不逮重誨何敢
當此上令中書議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機務為便
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心有芥蒂之疑夫婦將如路人父子將為仇敵况君臣乎
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

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久而無
變耶馮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鳳為朝廷計道為重誨謀也
雖然與其強留而君臣存形迹之嫌不若從安令所請優
以外鎮之為全也范延光在唐為良臣明宗許之相乃不
敢當其視與人同事擠之又下石焉者相去遠矣而五代
史乃以與朱守殷為伍無乃失其倫耶

石敬瑭攻蜀久無功上憂之安重誨請自往督戰上許之即
拜辭時上已踈重誨既行諧之者不已有詔召還

重誨之敗由不知相業也馳車而失其轡必墜于車下操
舟而失其柁必覆于水中樞機之府控制四方者也出師
而不進歸師而無功皆不識其術也如許大臣往督之哉故知

宰相之職分者不以親行爲是而以坐論爲勝然則召穆公與武侯裴度之事非歟曰周宣救急朝文命召公平淮夷而其詩云徐方不回王曰暹歸言宰相不得久在外也討蜀之役豈後唐急務哉若武臣身受顧託國政在己裴度則被傷拜相專爲討賊其意不同矣安重誨遠不取監于房琯近不取戒于郭崇韜君情已踈方請出總師旅其迹類忠其識則愚大臣而愚已足殺身矧兼他罪乎

帝遣翟光鄴詣河中察重誨光鄴至以兵圍其第并其妻殺之奏至下詔以重誨離間兩川吳越爲罪又戮其二子

郭安二公以故舊都將相皆不得其死然則故舊之分固難有終乎曰蕭曹房杜豈非故人係處之者何如爾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朋友之際尚以數瀆取踈

臣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五

況於君臣崇韜貪重誨復其失禮於君多矣較之兩公重誨爲甚以一人心殺莊宗二弟以防作患殺任圜以疑似殺皇子從璨又欲殺從珂排去孔循抑華溫琪力竭王建立廢符習屏胡福皆以私惡而非公論也特舊怙權取勝于上人主安能堪之然則非獨莊明寡恩蓋二公有以取之耳夫一貪一復尚不能免苟或兼之其禍必有甚焉梁冀竇憲李林甫楊國忠之徒是也故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

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易書詩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玉簡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爲蓋其門人續所聞而成之故蓋比章指

又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氏集
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擇冠
昏喪祭燕鄉相見之經與曲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爲一書
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祭
記間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
爲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
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
置之足矣古有經而無數逮孔子刪定繫作然後易詩書
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爲
二與四經爲六歟抑合禮樂爲一與四經爲五歟廢仲尼
親筆所著之春秋而取劉歆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於
是六經名實益亂矣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

三一

五下九二八

五

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
子監以木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
矣放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其衆安得人人而
教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
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武安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廟及境內
諸神祠門竟不雨希聲卒六軍使迎鎮南帥希範於朗州而
立之

楚境之旱其殺高郁所致乎昔東海殺孝婦大旱者三年
希聲不思其故修德行善以補前失友歸怒於羣神以無
禮施之禍盈福謙鬼神之常理也殺不辜以取國曾未三
年身罹其殃理之反覆不可誣也著矣

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
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訛言山崩川澗蟲賊傷稼皆不足
懼賢人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
獲聞皆深可畏願陛下存其不足懼者而修其深可畏者優
詔獎之

康澄之所謂不足懼者非誠不足懼也方之六可畏少遼
緩云耳必曰陰陽不調不足懼則燮理之職可廢矣三辰
失行不足懼則羲和之官無用矣小人訛言不足懼則正
月之詩何所刺矣山崩川竭不足懼則梁山崩三川震不
必書矣蟲賊傷稼不足懼則炎火之畀冬蠹蟻之生焉所介
意矣澄亦謂此或係乎天地常數未即為民害也故雖所
當懼而以不足懼言之以明夫六可畏之必可畏也使澄
信以為不足懼則其所謂可畏者幸而言中耳言雖不足
以盡人亦足以取人澄所言乃常理而未有總而言之如
是之明者使明宗善聽于以下相可也何止優詔答之而
已乎

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盛冀已復用表請立從榮
為太子上泣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
耳不得已詔宰相議之

明宗初非有黃屋之志解后得國春秋又高故其在位無
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美矣至於始終
之際乃眷戀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明宗
雖不知書既親儒士又喜聽其講論經義以為開益智思
而於立字傳世之大節懵然不達此豈非馮道趙鳳稽古

無功不足以啓沃故耶致使其君身肉未冷而國家傾覆
不於宰相而誰責乎

帝疾大漸從榮聞宮中哭意帝已殂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
不得為嗣將兵陳於天津橋謂樞密使馮質等曰吾今日決
入公輩處事宜詳允禍福在頃刻耳質奏之帝小愈命李從
珂討斬之

有天下國家者必建太子明宗年既七十而諱言儲嗣是
不欲大業之歸其子也從榮習見梁唐以兵得國不知太
子之為君副而主器也乃貪執兵柄畏居東宮是不欲承
大業於其父也國之大事莫大於傳繼宰相處人父子之
間當使各盡其道而馮趙二公一不預謀致使從榮稱兵
明宗授甲父子相孫一日而絕焉用彼相乎

五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七

七

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
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
民主在位年穀婁豐兵革罕用校之五代粗為小康

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于漢唐之間蓋亦賢主
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畷不任宦官廢內藏庫
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褒賞廉吏嚴治賊蠹故雖四方
未平而中土綏靖享婁豐之報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
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
用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傅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
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歐陽氏有見於此而無見
於天象其言曰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
之變而占之有中不中不可以為常蓋有司之事也自秦

五代史本紀書人而不書天自謂不得不異乎春秋也愚竊以其言過矣秦漢學者固以牽合傳會失於末流若仲尼之法豈可改也使仲尼書災異而道其所以然則與後世之失同矣惟其遇災異而必書書之而不道其所以然使人君有恐懼修省之心而不敢忽是其垂訓之大指也雖然仲尼雖不道其所以然而稽之於經則事應具存故雷電雨雪鍾巫謀兆隕石退鷁宋襄被辱雨而木冰君臣繼執鸚鵡來巢昭公出奔惟漢儒牽合附會是以泥而不通必明乎天人合一之理則知仲尼所書之意苟一槩以爲占步之學歸之有司則自古列聖敬畏天道皆爲虛文豈不淺陋可笑誤人心之甚哉

吳徐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欲待嗣君宋齊丘以爲然一日知誥臨鏡歎曰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微以傳禪諷吳主齊丘以宗先已疾之手書切諫知誥愕然由是踈之

純乎小人其爲不義也豈俟再思純乎君子其爲義也豈待終食惟不能純也則爲義爲不義有不力者矣荀或劉穆之宋齊丘皆佐人奪國者也而幾會之際爲人所先豈其智不及哉亦有所未敢耳以柳璨蔣玄暉之凶惡猶不敢於朱溫九錫之事况智如荀劉宋三子固有所未敢也敢之甚則爲鄧扈樂成濟史太諸人矣敏於敢則爲董昭魏舒敬翔周宗諸人矣此正君子小人純不純之辨也使齊丘果以傳禪爲不可他日何爲請幽讓皇晚節又謀篡

國以是知其建正論責勸進者不肯署表非真能守義也特以自朱先幾不得為元功耳此茲邪之情實也

閔帝

宋王從厚通監無紀附于路王元年

後唐紀

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功名朱弘昭馮贇忌之潞王移檄鄰道言弘昭等殺長立少傾覆社稷今入朝以討之潞王至陝帝北度河馮道等入朝聞之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當聽太后命道曰不若俟潞王處分乃謂中書舍人盧道言曰宜速草勸進文書道言曰班迎可也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天子在外而遽以其位與人潞王若以太義見責何辭以對愚曰舍人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事當務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與人主廢興則不可乃任人所問屋廬子食色與禮輕重之類也明宗不能立子朱馮猜問潞王鳳翔之師西來閔帝輕騎出走道等為相一不預知若事當務實者曷亦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黜遠朱馮鎮綏中外則難何由作今可與圖存者奔之猶奔髦土梗不可以納者望之猶大旱雲霓實安在乎李愚所謂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亦非也奔逃之謀固不預矣使之至此誰之過歟然聞盧道之言乃自知罪則猶賢於瀛王莫顧以行也瀛王務實之言是終兄臂而得食搜鄰女而得妻不必由禮者也

潞王

從珂

後唐紀

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閔府庫金帛不足於用遂率京城民財據屋為率無問士庶及僦者皆五月僦直

取國有五難潞王兼之獨以外兵偶變遂乘勢東行因以厚利啗之又培克京師戍伐根本是於五難之中重無愛微難乎其濟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唐德宗承百有六十年之基業獨緣借商稅筭間架得錢二百萬遂召涇卒之變潞王纔入洛剝民酬兵將誰與處雖然自是而後六軍販易天子益以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為人所買故曰萬取千馬千取百馬後義先利雖奪之猶不厭也

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自經死

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略故遺之歟夫明宗非莊宗之子也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雖不為儲副然明宗社稷真其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之股肱朝無楨幹年在冲幼胡能有定乎故閔帝失邦非其罪也今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以死立志不事潞王雖王存章裴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斬康義誠滅其族

誤閔帝者朱弘昭馮贇孟漢瓊康義誠為甚迹四人反覆交間而背叛亦欲自全耳而皆不能免潞王行此雖不足以贖奪國弒君之罪亦少懲茲賊快於人心方諸符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江總唐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志自謂無適而不容者豈不賢哉帝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問望皆稱姚顛盧文紀崔居

儉帝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次得顛遂拜文紀爲相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具然後人體成卿佐賢然後國體立潞王欲爲天子而不知誰人可相是猶人無手足而以土木續之也且更相之意無乃厭馮道李愚劉昫之不足恃耶蓋博訪而敷求之猶恐不可得乃親信之言是用取國五難有人爲首觀其所相則成敗決矣

劉昫判三司鈎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大悅三司吏怨之

胥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長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姓而以胥吏所利者爲生財之術無窮之源則於胥吏何

責焉前代著令曰凡言放稅者不得過四分每有水旱許許災傷或下赦令盡蠲之而有司黷督如故農氓不論乃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謠蓋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則赦令行一時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著永久之制恐失財賦陰行虐政陽爲惠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逋負非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與而嚴於取也此百姓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萬緡潞王能蠲三百萬石豈非衰亂之時盛德之事哉

具將柴再用卒史官嘗詢其戰功對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何功之有

有學而自足則學不進有德而自賢則德不新有功而自高則成者毀矣柴再用非有學有德之人也而能不矜其

功雖曰不學吾必謂之學矣其越之俗信佛而重僧再用嘗與淮南水戰舟敗長稍手浮之得免家人飯僧千人再用悉取以犒軍曰濟我者士卒非僧也此在哲人爲細事若武夫猛將能達者鮮矣再用此舉近於明理不伐其功庶乎能宅心者是亦志士所當尚友也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委任梁震以兄事之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不墜其業吾不復事人矣從誨不能留

梁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爲之臣求之十國蓋少倫矣獨有可恨者高季興好掠奪諸道入貢貨幣而從誨四向稱臣利其賜予震皆不之諫使高氏父子有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豈論之不及歟抑智之弗察歟或者季興本朱氏奴

苟得無耻者固奴之常態不可教誨歟不然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辱之大者視而不諫曠闕多矣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既與朝廷有隙帝以問近臣李崧呂琦曰河東必結契丹若中國與契丹和親則河東無能爲矣帝密問薛文遇文遇曰以天子而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帝意遂變詎責崧琦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

石敬瑭之叛起自帝宿憾不平無含容之度訕言輕發漏疑問之情然止於如是則敬瑭亦無自而反李崧呂琦欲弭未然之禍者當勸其君內修政事明義而博信使朝廷無失可指豈惟敬瑭天下皆服矣與契丹和親以絕河東之援乃下計非上策也明宗繼非所繼獨以慈儉愛民克終其身使潞王能君亦必自保何必外交夷狄耶雖然此

常理也潞王乃奪國弑君之人也雖以善爲之猶不克濟況內失民心外結藩怨豈能免乎是故潞王之成敗不繫於違松琦之言聽文遇之計文遇之計若悞事而實是松琦之言若有益而實非或者見潞王之亡以謂失在不用松琦不可不察也

移敬瑭鎮鄆州敬瑭懼劉知遠曰明公據形勝之地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桑維翰曰公明宗愛婿今能屈節事契丹何患無成敬瑭遂上表言帝養子不應承嗣請傳位許王帝怒制削敬瑭官爵敬瑭稱臣於契丹請以父事之約事定之日獻盧龍一道及鴈門以北諸州契丹主大喜

劉知遠桑維翰皆石祖謀主從知遠之言則功遲從維翰之言則效速此石氏國祚長短之本也敬瑭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帝失國者則當一無所預而尊奉許王於是不爲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弑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得美矣此非知遠所及也敬瑭西夷之人姓氏無所從出其舉措雖不足責然夷而進於中國欲爲天下主不惟己當以禮義自力四方之應者固亦以禮義望我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弃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契丹圍唐兵於晉安帝問策於羣臣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分兵送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執政議竟不決贊華者契丹主之兄也明宗時爭國來奔龍敏之策必可以解晉安之圍者也契丹主深入常恐山

北諸州邀其歸路雖許立石氏幾欲變許立趙德鈞况聞
唐奉其兄歸奪其國其改轍而北夕不待旦矣唐主旣無
斷執政又不贊決固天亡之先禱其魄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八

